

1 湿热之邪易首犯肺卫

湿热之证是邪气相兼为患,肺位最高,吸入温邪,肺必先受,正如叶天士所言:“温邪上受首先犯肺”,温邪夹湿也易首犯于肺。另一方面,湿邪侵入人体易阻碍气机,损伤阳气,而肺主一身之气,故六淫之湿邪侵袭人体必先伤及肺卫。不仅外湿为病首先犯肺,同时,肺不能化气也是内湿产生的重要原因。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云:“饮入于胃,游溢精气,上输于脾。脾气散精,上归于肺,通调水道,下输膀胱。水精四布,五经并行。”基于此,吴鞠通指出:“凡宣通三焦之方,皆扼重上焦,以上焦为病之始入,且为气化之先”,“水谷内蕴,肺不能化气,……内外相合,客邪既能从表入,而伏邪有从内发也”。在《温病条辨》中焦篇41条注中进一步强调:“虽云三焦,以手太阴一经为要领”,提出宣畅肺气为湿热证的重要治则。

2 宣肺畅三焦气机以化湿

三焦为阳气和水液之通道,湿为阴邪,得阳则化气,气行则水行,化气化津液,敷布周身,皆赖三焦运行阳气的作用。湿热氤氲,其性黏滞,其为患者,易致人体气机郁滞不通,而气滞又使湿邪愈加停滞,二者互为因果,以致湿邪留恋,弥漫三焦室塞气机,而三焦气机不畅,更促其湿热缠绵难解。若祛其湿热,必以化通三焦气机为先,气机流畅,则湿不易聚,吴氏认为,畅通三焦气机又当以宣通肺气为主,盖因肺主一身之气,肺的宣降功能正常则一身之气机调畅,气行则水行,气推动湿行,则水湿易化。因此,他提出:“通宣三焦法,仍以肺气为主,盖肺主气化,气化则湿热俱化”。《温病条辨》中十分强调宣降肺气对于三焦气机调畅的重要性,认为即使是三焦湿热弥漫之证,佐入宣肺之品,临床治疗中仍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。例如在中焦湿温病的治疗中,吴鞠通常配伍杏仁、桔梗、郁金等宣畅肺气之品,方如杏仁滑石汤、杏仁薏苡汤、杏仁石膏汤等。正如叶天士所言:“虽有脘中痞痛,宜从开泄,宣通气滞,以达归于肺,如近俗之杏、蔻、橘、桔等,是轻苦微辛,具流动之品可耳。”在《温病条辨》中,吴鞠通尤善应用杏仁以宣降肺气,常用其配伍厚朴、滑石、通草、薏苡仁等,验之临床其祛湿效果更佳。

3 宣肺通利膀胱以化湿

湿为阴邪,热为阳邪,湿得尿而利,热得利则清,即李东垣所云:“治湿之法,不利小便,非其治也”,因此,通利小便以导邪外出乃治湿之大法。然肺为水之上源,主通调水道,下输膀胱,正如《灵枢·本输》篇所言:“少阴属肾,肾上连肺,故将两脏。”《血证论》也谓:“小便虽出于膀胱,而实则肺为水之上源,上源清,则下源自清。”因此,利小便之法,亦可取治于肺,肺宣降功能正常则三焦水道通畅,水之上源得开,使膀胱气化得行,湿邪可随小便而去,宣肺即有“提壶揭盖”,启上开下之功。

在湿热证的临床治疗中,吴氏常用辛苦开宣法以宣畅肺气,在对湿温的治疗中,其湿生于热者,兼夹食滞,以一加减正气散主之;湿郁经络,以二加减正气散主之;湿郁化热,以三加减正气散主之,取气化则湿化之意;其湿热胶着者,以黄芩滑石汤宣畅气机,通三焦,使湿热胶着之邪从小便而去。在《温病条辨》中焦篇第63条自注中,认为只有这样才能“共成宣气利小便之功,气化则湿化,小便利则火腑通而热自清矣。”常用药物有

桔梗、白豆蔻、藿香、郁金等,桔梗是“提壶揭盖”法的常用之品,除宣肺之外,还具有化痰、引药上行的作用。此类药物多具有芳香开窍作用,能够化上焦胸膈之湿,而开上焦以畅肺气。例如藿香微温,其气芳香,能够化湿而开宣上焦,恢复肺之宣降功能,对于湿热证而致三焦上壅下闭者,利小便不在渗下,可选用藿香芳香开窍,开上焦化湿浊,宣畅肺气以通水道。郁金辛苦而凉,“能开肺金之郁”,湿热证用之可达开宣水之上源,使膀胱气化得行,湿邪随小便而出的作用。

4 宣肺开腠理以化湿

对于湿证的治疗,《内经》提出“开鬼门,洁净府”的治则,即通过发汗而使皮毛腠理开张祛湿以出表,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曰:“湿上甚而热,治以苦温,佐以甘辛,以汗为故而止。”吴鞠通认为,湿证发汗最忌大汗,若暑温、湿温初起,阻遏卫表之气,吴氏在治疗时不求发汗而解,惟取宣通肺气,因肺主一身之气,肺气的宣降功能正常,则水液布散体表,通过肺的气化而使腠理得开,使湿邪随微汗而解。如治手太阴暑温,“形似伤寒,右脉洪大,左手反小,面赤口渴”,“但汗不出者”,以新加香薷饮宣化在表之暑湿,指出此法“妙在导邪外出”。温病本忌辛温,吴氏大胆创新,用厚朴等辛温之品,微温则阳气通,阳通则湿行。又如对于太阴温病夹有湿邪者,吴鞠通用银翘散加藿香、郁金以化湿宣邪。至于吴鞠通用治湿热之宣痹汤、薏苡竹叶散,皆以“辛凉解肌表之热,辛淡渗在里之湿,俾表邪从气化而散,里邪从小便而驱”。

吴鞠通在继承先贤学术思想的基础上,对湿热证的治疗独具匠心地提出“扼重上焦”,十分强调宣畅肺气以化湿这一治则在湿热证治中的应用,《温病条辨》指出:“肺主一身之气,气化则湿化”,不但湿阻上焦重在宣肺,且湿在中、下二焦,也十分重视宣肺化湿法的应用,《温病条辨》中焦篇第41条注中指出:“肺脏受生于阳明,肺之脏象属金,色白,阳明之气亦属金,色白,故肺经之药多兼走阳明,阳明之药多兼走肺也。再肺经通调水道,下达膀胱,肺痹开则膀胱亦开,是虽以肺为要领,而胃与膀胱皆在治中。”对于湿热证的治疗,可通过宣畅肺气,开通津液运行的源头,使三焦气机和水液运行保持通畅,且能外达肌表,正如《医原·湿气论》所言:宣畅肺气能够“启上闸,开支河,导湿下行,以为出路,湿去气通,布津于外,自然汗解。”

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(100700) 彭 锦

风邪致病拾遗

有关风邪的性质与致病特点,在现行中医规划教材中多以“风为阳邪,轻扬开泄,易袭阳位,风性善行而数变,风性主动,风为百病之长”论。但历代中医文献与中医临床观察,则远不止此,现归纳补充如下。

1 风扰则眩,甚则仆

眩,即眩晕,宛如天旋地转,如坐舟车,其或眩而欲仆,发为中风。眩晕一症,虽以肝气上逆,肝阳化风所致多见。但在临床上外风致眩也不乏见。隋代巢元方把风邪致眩一病称为“风眩”。其在《诸病源候论·风头眩候》中提及“风头眩者,由血气虚,风邪入脑,而引目系故也,……逢身之虚则为风邪所伤,入

脑则脑转而目系急，目系急故而成眩也，……诊其脉，洪大而长者，风眩。”临床上素有肝阳亢盛者，平素仅有烦躁易怒，面红并无眩晕之苦，但是一旦遇外风侵袭则作头晕目眩，甚则发为中风，此即所谓“外风引动内风”。现在临床上所提的风痰证多认为是肝风夹痰证，但外风夹痰证也不可不晓。

2 风可滞血，重则瘀

风邪入侵血脉，轻者可阻滞血液的运行，重者导致经脉痹阻。如《金匱要略方论本义》所言：“脉者人之正气之道路也，杂错乎邪风，……则脉行之道路必阻塞壅滞。”《金匱要略·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》篇中的红蓝花酒方主治证中也提到“妇人六十二种风，及腹中血气刺痛”。唐容川云：“妇人腹中经尽之时，及产子之后，卒皆空虚，风入无所捍卫，此风及腹中之由也，风邪入腹，扰气乱血，腹中必刺痛。”中医痹证中的风痹，是以风邪为主入侵关节经络，致使气血痹阻所致，如《诸病源候论·风湿痹身体手足不随候》提出：“风邪在经络，搏于阳经，气行则迟，关机缓纵，故令手足不随也。”风邪若痹阻心脉则见心胸憋闷疼痛，《诸病源候论》曰：“心痛者，风冷邪气乘于心也”，《杂病源流犀烛·心痛》认为：“心痛引背多属风冷”，又曰：“其久心痛者，是心之支别络为风邪冷热所乘痛也。”

3 风动则痒

“风动则痒”，痒是一种风动表现。临床上因感受风邪而致的疾病，如荨麻疹、鼻鼽、咽喉源性咳嗽，皮肤过敏症均有瘙痒之表现。荨麻疹中医称为瘾疹，症见皮肤上淡红色或深红色瘙痒性疹块，此起彼伏，此为风邪入侵郁于肌肤，不得外透所致。鼻鼽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过敏性鼻炎，以喷嚏、流清涕、鼻痒作痒反复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，此乃脾肺气虚风寒外侵，肺气失宣鼻窍不利所致。喉源性咳嗽乃风邪循经入肺，风燥之邪客肺，肺失清肃，宣降失常上逆咽喉而致，突出症状咽痒即咳。中医病机学的“血虚化燥生风”说，亦含血虚感受风邪和风盛伤津，致使津燥血枯之意，是为风邪与血虚相兼为病。临床上年老阴血亏虚者，若不感风邪也难作皮肤瘙痒，即无风不作痒。

4 风胜则干而伤津

“风胜则干”体现在二个方面，一者风邪侵及肌肤，耗伤阴液，致使皮肤肌肤津伤而燥，肌肤失于濡养而干燥脱屑，甚则皲裂。二者指风邪久羁血脉，血中津液耗伤，血液干枯，脉络瘀滞，出现肌肤甲错紫暗，“风盛津伤则血枯”。所以临床上治疗皮肤干燥瘙痒症，除祛风外还应佐滋养阴血润燥之法，若仅以祛风反因风药的辛散而致阴津更伤，此也是祛风药中多配当归，生地、熟地黄，制何首乌之由。《证治准绳》的当归地黄汤，当归饮子补血祛风之方，适用于血虚风盛之证。“风气能胜湿”，即风气令湿者干燥也。“热盛伤津”，临床表现为发热、口干口渴、喜冷饮。“风盛伤津”，临床上表现为肌肤瘙痒，咽痒，口干咽燥，皮肤干燥。

5 风气主胀甚则痛

风邪侵犯人体常引起头胀或脘腹胀满。风邪侵袭头部，清窍被扰则引起头胀，甚则头痛。历代不少医家，对头痛的成因常责之风邪为患，故有“头风”病之谓。风邪若侵袭耳窍则耳窍闭塞而作耳胀耳闭，风邪侵及胃肠之间，则脘腹胀满不舒，已故福

建名老中医俞长荣教授，在治疗胃脘胀满疼痛时，常用防风、凤凰衣、刀豆壳以祛肠胃之风，临床上有把“胃胀”说成“胀风”者。在儿科临床，小儿脘腹胀满叩之如鼓，而非饮食积滞者，常用“祛风油”搽脐周以祛风消胀。

厦门大学医学院中医系(361005) 钱林超

陈士铎辨治阳痿浅析

现代医学称阳痿为勃起功能障碍(ED)。中医学也称“筋痿”、“阴痿”等。清代名医陈士铎著《辨证录》中专立阳痿门，对本病论述颇多，现将其辨治思想浅析如下。

1 病因病机

心气不足：心主血脉，主神志，为君主之官。心气不足，推动血液在脉管中运行之力减弱，会造成阴茎供血不足而致勃起不坚或不能勃起。同时心气不足也会造成性的欲念下降而影响勃起。陈士铎认为：“君火旺而相火又复不衰，故能久战不泄。否则君火先衰，不能自主，……心中无刚强之意，包络亦何能自振乎”。此即心气不足，主神志功能下降，随之性的欲念下降(心中无刚强之意)而致阳痿。

脾胃阳虚：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脾胃阳虚，可致脾的运化功能减弱致湿气内生，阳虚可致内寒则精冷。脾胃阳虚，可致气血生化乏源，又因阳明主润宗筋，阴茎又乃宗筋之会，宗筋失养则会导致阳痿不起。陈氏认为，“夫脾胃属土，土生于火，脾胃之阳气不旺，……欲其气旺而能固，精厚而不薄，焉可得乎”。

心火闭塞：年少事体未遂，抑郁忧闷，肝气郁结，久则母病及子，致使心火闭塞。陈氏认为，“夫肾为作强之官，技巧出焉，藏精兴志者也。……志意不随则阳气不舒，……则肾火虽旺而不能应”。遂致阳痿不起。

心包火衰：陈士铎认为，心为君主，心包为相，心包虚寒，火气大衰，导致命门之火亦衰而阳痿不起。正如《辨证录·阳痿门》云：“夫心包之火相火也。心包火旺，力能代君行事，……所以心包之火微有扶之而不起者。”

2 治法方药

心肾双补，微温命门：对于心气不足引起的阳痿，采用上补心而下补肾，微温命门之火的治法。方用起痿汤，药用人参、白术、巴戟天、黄芪、五味子、熟地黄、肉桂、远志、柏子仁、山茱萸。方药中补心药物有白术、黄芪、远志、柏子仁，补肾药物有五味子、熟地黄、山茱萸，而人参、巴戟天心肾双补，少佐肉桂微温命门。

补命门，健脾胃：对于脾胃阳虚引起的阳痿，采用补先天命门之火，更补后天脾胃之土的治法。方用火土既济丹，药用人参、白术、山茱萸、菟丝子、山药、巴戟天、肉桂。其中人参、白术、山药健脾胃之土，人参、山茱萸、菟丝子、巴戟天、肉桂补命门之火，如是则湿气去而精纯，寒气去而精暖，阴气消亡而阳气健忘，则阳痿可除。

宣通抑郁，舒泄志意：对于心火闭塞引起的阳痿，强调不可助命门之火，宜宣通其心中之抑郁。方用宣志汤，药用茯苓、石菖蒲、甘草、白术、生酸枣仁、远志、柴胡、当归、人参、山药、巴戟